

# 土孩子的土零食

四十多年前,在我的故乡,一群在农场长大的土孩子最喜欢吃从青纱帐里捡回来,自己动手制作的“土零食”。最常见是可以吃上一冬一春的苹果干和红薯条。携带非常方便,吃起来又格外香甜。

我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农场出生、长大。农场除了几千亩农田,还有几处果园,出产苹果、梨、桃、葡萄、核桃等水果。稍大点的果园有一百多亩。在果树行距间,常常套种着红薯。一到秋天,红扑扑的苹果挂满枝头,满园飘香,地下的红薯也开始生得一窝连着一窝。

仲秋的早晨,天还蒙蒙亮,一大群孩子就被大人们吆喝起来,懵懵懂懂的胳膊窝里夹着条麻袋,手里提一只竹篮和小铲,跑到刚刚摘完苹果、挖出红薯的果园。然后,一人分一行苹果树和一垄红薯地,开始仔细搜索。每一株果树上的每一束枝条都要用手扒拉开看看,树下的一丛小草都要翻开来瞧瞧,脚下的一块块土坷垃都要用脚踢踢、小铲子刨刨。遗留的苹果和红薯,就像在与孩子们玩捉迷藏。越是枝条茂密的隐蔽处越

可能遗漏大的苹果,越是草丛密集的地方,越可能遗落更多的苹果;越是大的土堆里,就越能翻出来大的红薯。孩子们睁大眼睛慢慢搜寻,连一个小苹果、烂苹果,一块红薯条都不放过,全要拾进篮子、丢进麻袋,带回家。

一天下来,我们可以拖一大袋子的苹果和红薯回来。到了傍晚,就着路灯、月光,我们到小河边清洗白天各自“搜”来的苹果和红薯。泥土洗净,露出红皮,烂疤挖掉,显出白生生的果肉。然后,把清洗好的苹果全部用菜刀切成片儿,摊在竹席和草帘上。把洗净的红薯条倒进灶台的大锅里煮熟。夜深了,家家户户仍灯光明亮,满屋子、满院子,整个街道都是苹果的浓香和红薯的甘甜气味。

第二天,大人帮助我们把这些苹果片儿晒出去,铺在房顶上,让太阳晒透。还需要在上面罩一层纱布,防蚊虫叮咬,却经常引来许多小蜜蜂。红薯煮熟后,挑选完整形状的,用结实的细线一个一个串成串儿,不能暴晒,要挂在房梁、楼顶的角落,慢慢让它阴晾干透。

一秋天下来,一个半大孩子轻轻松松也能拾到百八十斤的苹果和红薯。各家各户的房顶上都铺满了苹果片儿,屋里梁顶也挂着成串成排的红薯条,像在炫耀自家孩子的能耐。

苹果片儿经半月的日头暴晒,失去了水分,颜色变得深黄、淡红、咖啡色。拿一片放嘴里嚼一嚼,特别的筋道,苹果的甜香完全浓缩在苹果干里,可以用袋子装起来,慢慢品尝了。而那些阴干的红薯条,要一直等到寒冷的冬季,特别是下了大雪以后,才真正成型。它很韧、很硬,要使劲地嚼一会儿才嚼碎,这时才能品尝出红薯的异样甘甜,咽下肚,忍不住去啃第二口。

这些完全出自我们农场土孩子的手,从田野果园里捡回来的、不起眼的果实,经过认真的清洗、晾晒,自制出来的苹果干、红薯条,就成为每家每户孩子们都十分喜爱的、最家常的零食。平日里,孩子们兜里装着的,书包里塞着的,床头挂着的,不外乎这两种“土零食”。家里吃,学校里吃,看电影、听戏也吃,你吃我的、我尝他的,品尝不完的香甜。大人们

也喜欢闲暇时、有客人来时、去串门聊天时,盛出一大盘红薯干,或者是用苹果干泡一壶浓色、浓味的苹果茶,边吃、边喝、边聊,有滋有味。

那个年代,这两样“变废为宝”捡拾回来、粗略加工后的苹果干、红薯条,被我们这些农场的土孩子当作了最常见、最不可少的“土零食”。收获、制作了一年又一年,家家都有,户户都吃。可是,老老少少却总觉得吃不够、吃不烦,一辈子都惦记着苹果干、红薯条浓缩的香甜。

又到深秋,再次回忆当年我们那群土孩子制作的“土零食”,仍然会口舌生津。其实,一方面是那时候物质确实匮乏,孩子们吃不到更多的食品。另一方面是这些农场果园里生长的果实,经过我们这些土孩子自己用辛勤的汗水、亲手加工出苹果干、红薯条,吃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滋味和感受,可以回味至今,可以深刻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周国利)

## 秋日感怀

蒋文君

秋风浩荡过莽苍,山川处处韵悠长。  
远眺鼓岭云影淡,浮云飘散暑气藏。  
九月初三高弓悬,夜莺声声诉衷肠。  
采菊东篱正当时,田园逸趣雁成行。

## 一棵树的独白

范发亮

慢慢地走  
慢慢地看  
偶尔回首  
看云卷云舒  
看日落江海  
看霞满天光  
待一人风起琳琅  
我便携与红枫共舞

只是,有些许遗憾  
我走得太慢  
才未明悟落叶对秋誓言  
独留一份相思在尘埃里  
是我太过迟钝  
才未在四季中轮转  
终未在秋的怀抱  
不应是这样的  
我在这,仍在这瑰丽的四季里  
只在皑皑白雪下潜藏

偶尔也会艳羡,只是偶尔  
羡慕世人欢愉洒脱的步伐  
空留我一人守着寂寥  
是斑驳干裂的皮囊  
才显得我这样迟钝  
万般言语,千般烦忧  
只在风里倾诉  
剩下九千心语  
便送与整个秋

是世界太过喧闹  
才让我这样沉默  
是世界太过庞杂  
才让我这样炽烈

## 书画艺术



福建能源石化集团乔迁贺联 李玉焕书

## 《福建能源报》之缘

时光让人慢慢老去,而回忆过去却绵长隽永,回味无穷。

从2020年开始,我都会浏览《福建能源报》的数字版面,及时了解企业的发展动态,品读各方评论、理论和欣赏副刊的文学作品。

这个习惯,我四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孜孜不倦。

说起《福建能源报》,这个曾以《福建煤炭报》之名响彻煤海的报纸,自1985年1月1日创刊以来,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立足矿山,面向社会,服务市场,贴近生活。2013年7月26日,它正式更名为《福建能源报》,但在我心中,它永远是那份承载着记忆与情感的《煤炭报》。

我的父亲曾是一名井下工人,但是他深知文化的重要性。每次回家他都会带一份《福建煤炭报》。那时候父亲带《福建煤炭报》目的是有意地培养我读报的习惯。在那个懵懂的少年时代,《福建煤炭报》为我提供了阅读的平台,增加了我的识字量。那时,因为没有可读的更多的书籍和文字,而每几天能收到《福建煤炭报》,不多的内容,可数的文字,连报纸中缝我都细细地品读,哪怕是一知半解。这些与课本版面不同、内容相异、饱含铅字墨香的纸张,是那么地吸引我。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打开视野,知晓世界。更让我了解时政,关注社会。还让我增长见识,明辨是非,明白了“毋以恶小而为之,毋以善小而不为”的人生底线。

在《福建煤炭报》的陪伴下,我渐渐爱上了文字与文学,开始积极参与学校的作文比赛,并屡获佳绩。父亲的榜样力量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坚持撰写文章,并在《福建煤炭报》上发表,让我深感敬佩。于是,我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向父亲学习,用文字记录生活,用文学抒发情感。

参加工作后,《福建能源报》更是成了我工作中的良师益友。我关注着它的每一个栏目,尤其是“八版”的散文与诗词,它们如同一股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田。同时,我也精读“政工之窗”和“经济安全”两个板块的文章,从中汲取开展工作的新思路与灵感。在《福建能源报》的平台上,我积极撰稿写稿,发表了大量的通讯、消息、散文、诗歌、理论文章、时事评论等,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更让我在《福建能源报》的培养下不断成长与进步。

如今,《福建能源报》对我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它更像是一所学校,带我不断学习、成长;它更像是一艘远航的巨轮,载着我驶向梦想的彼岸;它更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做一名永远的《福建能源报》的忠实作者与读者,用我的文字为它增光添彩,为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去年,当我被评为单位优秀通讯员时,我深感荣幸与感激。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过去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我未来创作的鞭策。我承诺,我会更加勤于创作,用更多的优秀作品回报《福建能源报》对我的培养与厚爱。同时,我也祝愿《福建能源报》能够越办越好,成为更多人心中的精神家园与梦想舞台。

(高邦榕)